



論語古訓外傳 七之八

六

服部文庫
117
229
4



117
229
4



論語古訓外傳卷第七

日本 信陽 太宰純德夫著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章

述而不作者。務述先王之道。而無所制作也。信而好古者。信古好古也。朱熹曰。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包咸曰。老彭。殷賢大夫也。好述古事。我若老彭矣。但述之耳。純按。但字。皇本作祖。字之誤也。鄭玄云。老老。聃。彭。彭祖。蓋非也。大戴禮。虞戴德篇。公曰。善哉。子之察教我。也。子曰。丘於君唯無言。

物子曰衽蓋玉名
衣褐懷玉也

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衽，懷袍褐也。行不越境。邢昺曰：老彭，即莊子所謂彭祖也。李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世本云：姓錢，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錢音翦。一云：即老子也。崔云：堯臣，仕殷世，其人甫壽七百年。王弼云：老是老聃，彭是彭祖。朱熹曰：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純謂

竊比。朱注得之。我字失之。老彭，古人。孔子焉得親之。縱親之，豈可我之乎？孔子之我之，我魯國也。當如荻先生說禮記之文及鄭注，皆可以為據也。

子曰默而識之章

默，不言也。識，知也。識字，釋文不音，如字讀也。荻先生從之。朱注識音志，又如字音志者，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如字者，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後說是而朱熹却以前說為是，何也？凡學默而識之為真知，顏淵之不違如愚，亦默而識之也已。何有於我哉，此五字，古擊壤歌有之。曰：日出而作，日

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又

春秋左氏傳曰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

僖二十二年曰蒲人翟人余何有焉僖二十四年曰羣臣若

急君於何有襄二十三年曰何有於諸游昭元年又國語

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晉語曰況蠻荆則何有於周

室吳語凡此諸文皆同一例言不以為有焉由此觀

之可以見古之辭法且可以見夫子語意矣鄭玄

曰人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皇侃曰言人無此

諸行故天下貴於我耳若世人皆有此三行則何

復貴於我乎朱熹曰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

也純按鄭注憤憤於我二字似衍朱注以為謙而

又謙尤非矣皇疏近是惟其以為為世人言者乃

未必然夫子雖仁豈汎責世人之善哉故余從荻

先生定為責門弟子之善也

子曰德之不脩章

孔安國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也尹焞曰德必

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

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况學者乎

純按二家說文義皆當惟以憂為夫子自憂大非

凡憂者為人憂也如所謂父母唯其疾之憂及憂

父母憂社稷。憂君憂民之類。皆然。若夫子身有此四者。則是在身之患也。夫子當云是吾患也。如所謂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患己不知人也。凡患者。所患在己者也。今此云是吾憂也。明夫子憂門弟子之或如是也。此荻先生之說。有所見者也。然君子當憂天下。今夫子不憂天下。而憂其門人者。蓋知傳道之任在己。天之所命故也。故曰知命之發也。子之燕居章

禮記有仲尼燕居篇。鄭注。退朝而處曰燕居。又有孔子閒居篇。鄭注。退燕避人曰閒居。以是觀之。燕

居與閒居不同。燕安也。燕居者。在家不接賓視事之時也。閒音閑。空閒也。閒居者。無事之時也。朱熹云。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是誤解燕居以閒居之義也。要之。燕居閒居。皆家居而無賓客喪祭禮儀之事。以其安便。謂之燕居。以其空閒。謂之閒居。其實一也。燕居閒居。雖曰無事。特不對賓客耳。尚必有子弟侍坐者。或時言語議論。是故。子之燕居也。門人記其容貌。孝經禮記俱錄其言語。是可以見其非全無事也。申申如也。天天如也。皇侃曰。申申者。心和也。天天者。貌舒也。孫綽曰。燕居無事。故云。

心內夷和外舒暢也。程頤曰：申申和適之貌，夭夭溫裕之貌。楊時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蔡清曰：不曰申申夭夭而一則曰如，二則曰如者，以見聖人德容氣象有非言語可以名狀者。姑借此以擬議之耳。純按：申申夭夭之解，馬融以下諸說皆是也。荻先生釋大意曰：申申夭夭，即鄉黨篇所謂居不容也。合諸說而其義益明。

子曰甚矣吾衰也章

王符潜夫論曰：孔子生於亂世，日思周公之德，夜即夢之。此謂意精之夢也。夢列篇

子曰志於道章

道者先王之道也。志於先王之道，非攻乎異端者也。據於德，何晏曰：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也。伊維楨曰：據，如據某地之據。荻先生曰：據，如據地而作。據城而戰之據。純按：據字之解，三家皆得之。而伊先生最近是古注。杖字當讀為仗。釋文音直亮反。德者得也。有得於身也。德本於性，人性萬品，德亦萬品，各據其所得而保之，弗亡，以至盛大，是謂據於德。朱熹云：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諺矣。依於仁，何晏曰：依，倚也。朱熹

曰。依者。不違之謂。故先生曰。依者。違之反。言不相
違離也。如聲依永。言絲竹之聲。與歌詠上下不相
離。亦此意也。純按依字之解。何晏失之。朱熹得之。
荻先生之說更詳。依於仁。即不違仁也。說見前篇。
朱注下文云。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此則
釋氏之說也。游於藝。何晏曰。藝。六藝也。不足據
依。故曰游也。朱熹曰。游者。玩物適情之謂。純按游
與遊通。逍遙也。又優游也。學記曰。故君子之於學
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鄭注。遊。謂閒暇無事於之
遊。此章游字。即學記遊焉之遊。游於藝者。優游於

藝事也。六藝。謂禮樂射御書數。見周禮地官大司
徒。然藝不止六。君子亦暇習之。唯不如工人專攻
一藝。故曰游也。技藝非德仁之屬。不可言據依。故
曰游也。何注不足二字有病。朱注則失之。邢昺
曰。少儀云。士依於德。游於藝。文與此類。鄭注云。德
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純謂此亦
一說也。三德見地官師氏。夫君子苟志於道。據
於德。依於仁。可以為君子矣。至是可以已。而又游
於藝。何也。人不可以徒無事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土章。

韓愈曰。說者謂束為束帛。脩為羞脯。人能奉束脩於吾。則皆教誨之。此義失也。吾謂以束脩為束羞。則然矣。行吾而教之。非也。仲尼言小子洒掃進退。束脩末事。但能勤行此小者。則吾必教誨其大者。朱熹曰。脩。脯也。十脰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王楙曰。吳曾漫錄曰。論語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前輩多以束脩為束脯。余按後漢馬援杜詩延篤傳注。皆謂年十五束帶脩飾之意。乃知以束脩為束脯者非是。後漢傳注出於唐人之說。未可以為據。觀鹽鐵論桑弘羊曰。

臣結髮束脩得宿衛。此正明驗漢人之語。以束脩為束帶脩飾矣。且在馬援諸人之先。可無疑者。然又觀北史。劉焯不行束脩。未嘗有所教誨。此又可以驗程門諸先生之說。要之二說皆通。不可謂束脩為束脯非也。野客叢書焦竑曰。束脩。非謂脯贄也。蓋言自行束帶脩飾之禮。以上漢延篤曰。吾束脩以來。為人臣。不陷於不忠。梁商曰。王公束脩厲節。賈堅云。吾束脩自立。君何忽忽相謂降邪。此可證。然古自有指脯贄為束脩者。檀弓。束脩之間。不出境。穀梁。束脩之肉。不待境中。是也。焦氏筆乘純按束脩有

二說其義皆通。惟據此章有以上二字。邢疏似是。朱注依邢疏得之。此章夫子言有人欲學於我。來見以其禮。吾何得無誨焉乎。曲禮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此之謂也。

子曰不憤不啓章

鄭注得之。朱注更為明備。饒魯云。啓如啓戶。略開之也。發如弩之張而為之。發其機。譬喻甚當。惟純亦有云。不憤而啓之。如未成。穀而破其卵。不悱而發之。如未引弓而舍其括。是皆無益於學者。故君子重之。舉一隅而示之。不以三隅反。是所謂學

而不思者也。雖受善教。惘然而已。故君子不復。復字。陸氏不音。如字。讀也。重也。朱氏音扶。又反。再也。要之音異而義亦相通。與雍也篇復我之復同。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何晏曰。喪者哀戚。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也。夫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何晏曰。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於禮容。純按皇本無此注。以本文連上文為一章。而書上注於此。注疏分子於以下為一章。釋文云。舊以為別章。今宜合前章。朱熹從之。是也。古注反說章旨。雖得其義。而不若朱注正說章。

旨有味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章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二句疑是古語行藏二字是韻孔子為顏淵誦古語而曰惟我與女有是事夫是字指上二句釋文舍音赦止也一音捨放也蓋據孔注有可止則止之文故讀舍音赦然用舍之舍當音捨子行三軍則誰與舊讀與如字皇音餘見釋文今不取也觀於下文可以知其非矣暴虎馮河小旻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毛傳徒搏曰暴虎徒涉曰馮河又見爾雅釋訓邢昺曰

空手搏虎為暴虎無舟渡河為馮河暴虎馮河以下三句雖如汎說而暗戒子路必也以下二句乃所以教子路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章

此章夫子假設二端言富或如可求者然或如不可求者然果可求耶則雖執鞭賤職吾亦且為之果不可求耶則從吾所好而已二端雖對舉而夫子之意重在後兩句蓋富人之所同欲雖聖人豈無是心哉惟其有命在天不可僥倖是以弗求古入之道為然故曰從吾所好此夫子自謂也孔安

國云所好者古人之道也。此解甚當。可以見古訓矣。朱熹以為安於義理非也。義理虛也。

子之所慎章

慎者重之不敢輕忽也。

子在齊章

皇侃讀子在齊聞韶一句。三月不知肉味一句。注疏句讀不詳。荻先生讀子在齊一句。聞韶三月一句。不知肉味一句。據史記孔子世家。三月上有學之二字。當從荻先生。以三月屬上為句。程頤云。非是三月。本是韶字。仲和御四書備考云。三月一本

作音字。純謂此恐未必然。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王肅曰。為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也。皇侃曰。孔子至齊。聞齊君奏於韶樂之盛。而心為痛傷。故口忘肉味。至於一時乃止也。三月一時也。何以然也。齊是無道之君。而濫奏聖王之樂。器存人乖。所以傷慨也。邢昺曰。圖謀度也。斯此也。謂此齊也。朱熹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楊慎曰。不意齊之為樂至此耳。純按諸說不同如此。荻先生有二說。一以楊慎為是。云為作也。謂奏樂也。非制作之作也。一云。為如為人為物之為。說苑曰。

論語下論多作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美哉。於此樂者。不圖為樂至於此。修文篇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章

孔安國曰。為猶助也。孔安國曰。注疏作鄭曰。今從皇本。按春秋。哀二年。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是為靈公。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衛國亂之始。古注及

朱注所云。皆此事也。蔡清曰。不曰仕衛乎。而曰為衛君乎。正當輒拒蒯聩時也。怨乎。問有怨於人乎否也。求仁而得仁。孔安國云。以讓為仁。豈怨乎。朱熹云。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荻先生云。仁。謂仁人也。求仁人而得之者。言往歸西伯也。純按朱熹專就心上說仁。尤非也。安國雖就事上說。而其所謂仁者。猶在夷齊之心。亦未為得之。荻先生之說。可謂度越古今矣。蓋夷齊雖以讓去其國。而得文王為之懷歸。譬猶魚之得水。鳥之投林。可以終其身。可以樂其生。區區孤竹。不足以累

其心尚何怨之有。

子曰飯蔬食飲水章

孔安國云。蔬食。菜食也。蔬字。皇本作蔬。蔬即菜也。食如字。鄭玄喪服傳注云。蔬猶麤也。朱熹云。蔬食。麤飯也。依鄭注也。食音嗣。二說不同。其義皆通。

樂亦在其中矣。樂即貧而樂道之樂。於我如浮雲。孔安國孝經傳曰。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無潤澤於萬物。故君子弗從。鄭玄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也。朱熹曰。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純按

三說不同。鄭得本文正意。孔說雖於浮雲甚切。而非本文正意。朱注類鄭說。而其所以蔑視不義之富貴。有似矜持。恐孔子不如是。當以鄭說為正。

子曰加我數年章

何晏曰。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也。邢昺曰。加我數年。方至五十。謂四十七時也。程頤曰。此未贊易時言也。更加我數年。至五十以學易。無大過矣。朱熹曰。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

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劉聘君名勉之字致中崇安人朱熹妻父劉忠定公名安世字器之純按注疏則依文解之。未可從也。朱熹從二劉之言。讀加為假。與史記合是矣。以五十為卒字之誤。荻先生謂未必然。蓋反復本文。卒以學易亦不成語也。要之章首二句。文義未詳。不可強解。

子所雅言詩書章

雅言。正言也。謂不諱也。曲禮云。詩書不諱。臨文不

諱。廟中不諱。是也。夫國有國諱。家有家諱。人莫不有諱。故禮有避諱。與人言語。慎勿觸犯。君子之行也。然諱之與不諱。禮有其節。當諱而不諱。是為觸犯。當不諱而諱之。則失禮之正。而近於諛。二者皆為非禮。門人所以記此章者。時人有過避諱而失禮之正者。故記夫子之事。以正其非。所以令人知禮自有正言也。子所雅言詩書者。言夫子之所正言者。唯詩書之文為然也。所以然者。凡君子行禮。皆必正言也。故下文因釋其義曰。執禮皆雅言也。此荻先生之說。從古注得之。其義甚正。可以為定。

論語古詩外傳 卷第七
矣。鄭玄曰。禮不誦。故言執也。純按禮文王世子云。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孔叢子儒服篇。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純按雅言。亦謂正言也。後世諸葛亮表。亦有察納雅言之語。不失古訓也。程顥以為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朱熹云。雅。常也。皆非也。程頤云。世俗之言。失正者多矣。如吳楚失於輕。趙魏失於重。既通於衆。君子正其甚者。不能盡違也。惟於詩書執禮。必正其言也。二程全書此與顥說異。以雅為正。不失字義。惜不如古注之善耳。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葉公。孔安國以為食采於葉。陸德明以為楚葉縣尹。二說不同。未詳孰是。惟邢昺朱熹亦皆如陸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夫子學先王之道。已學而思。思而未得。則發憤以忘食。已得則樂之以忘憂。發憤忘食。苦也。樂以忘憂。樂也。苦樂二者。更代於胸中。是以不知老之將至。然其苦也。樂之所由生。而樂自苦中得之。故其苦不足以為苦。而其樂乃君子之真樂也。夫子平生如是。其不知老之將至也。豈不宜乎。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知之者。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知先王之道。而為人言之。門弟子學之而不能及。遂謂夫子生而知之。故夫子言人有所生而知之。惟我於先王之道。非生而知之。乃好古敏以求之而已。夫好古。所以欽慕先王也。敏。所以及時也。夫子他日言曰。信而好古。又曰。敏則有功。以是二者求之。何難得之患哉。夫道不難知也。惟人不求耳。非不求也。不好古不敏耳。若有好古敏以求之。如孔子者。雖今之人。其知道則可以及孔子。况當時學者乎。此夫子之旨。

也。鄭玄云。言此者。勉人於學也。是也。宋儒以為夫子謙辭。且謂知之為知義理。皆非也。凡孔子平日言好學。言好古。皆夫子自信自許之言。非謙辭也。敏以求之者。如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學琴於師襄。見郟子而問官名焉。遇其人。即從而問焉。是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章

孔安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梟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弑君。子弑父也。神。謂鬼神之事也。或無益於教化也。或所不忍言也。邢疏。李充曰。力。

論語古訓外傳 卷第七
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純按孔安國曰。注疏作王曰。今從皇本。李充以怪力亂神為二事。與古注異。朱注以為四事。依古注也。謝良佐以語與不語對說。較勝古注。語字。荻先生以為合語。燕語之語。可謂發先儒之所未發也。宋儒率以為平日之言語。必以答述為解。豈識字義者哉。注疏本舊讀子不語為句。蓋誤。做子之所慎。齊戰疾。子所雅言。詩書句法也。今從朱氏本。七字一句。
子曰我三人行章

國語云。人三為衆。周此所謂三人。亦大槩說。不必言與我三人。朱注甚拘。行云者。行路行事皆是也。蓋同事者三人以上。則其中必有善不善也。所謂善不善者。不必謂性行之善惡。如技藝之巧拙。方法之良否。亦是也。其善者。我做之。其不善者。我改之。是則善不善皆我師也。說者必以德。行言之。亦拘矣。

子曰天生德於予章

史記曰。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

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朱熹曰：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金履祥曰：蓋宋桓公之後，別為向氏。又世為司馬，故又以司馬為氏。司馬牛，其弟也。通義純按：向音餉。荻先生曰：德，謂有德之人。言天命孔子教育英才，是有德之人，由孔子生也。此章與子罕篇子畏於匡章大意同。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章

包咸曰：二三子，謂諸弟子也。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為有所隱匿，故解之也。吾無隱

乎爾。乎爾，語辭，不以爾訓汝。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包咸曰：我所為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也。純按：行者，行事也。與字，包咸以為與共之與。朱熹云：與猶示也。二說皆通。是丘也者，言是丘之所以為丘也。蓋聖人不欲以言語為教，故其與門弟子言，如有所不盡，而門弟子有以言語求之者，竊疑夫子有隱，夫子知之，故告之如此。羅大經鶴林玉露曰：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

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純按晦堂以木犀香喻無隱之義。甚當。蓋聖人有不言之教。禮樂之謂也。學者唯在默而識之。譬猶聞香而識木犀。豈待人語乎。孟軻所謂四體不言而喻者。信然。晦堂浮屠而能解此意思。想其穎悟。豈腐儒之所及哉。宜其服山谷也。

子以四教章

何晏曰。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也。邢昺曰。文。謂先王之遺文。行。謂德行。在心為德。施之為行。中心無隱。謂之忠。人言不欺。謂之信。純按四者皆事也。故

何晏以為有形質。是矣。孔子教人。必以實事。不以心法。以心法為教者。浮屠也。宋儒所以為叛也。荻先生曰。四教。即四科也。文。即文學。行。即德行。忠。施諸政事。信。施諸言語。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

聖人者。一代興王。千百年一出。而不恒有于世。孔子之時。非其時。所以不得而見之也。君子者。能述聖人之事者。雖末世。時有之。幸而得見之。故曰。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可者。可已之意。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陸德明曰。此舊為別章。今宜與前

章合。朱熹曰：子曰字疑衍文。純按此亦如公冶長篇宰予晝寢章兩子曰。未詳所以。今姑闕疑云爾。荻先生曰：此所謂善人者。其意頗重。尚書謂之吉人。戰國秦漢人謂之長者。蓋亦時俗之語也。後世所謂善人者。指常人之善者而言。如佛書每言善男子善女人。其意甚輕。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易曰：恒。久也。朱熹以為常久之意。是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蕩篇如能常久不替。有初有終者。孔子所謂有恒者也。亡而為有。邢昺曰：亡。無也。純按虛不足也。盈。有餘也。約。窮約也。泰。泰侈也。有亡

盈虛。以智慮才能技術之屬言之。約泰。以家道言之。三為字。偽為之為也。言糝飾作其狀也。凡內無其實。而偽為之者。必不耐久。故曰：難乎有恒矣乎。語辭。孔安國云：難可名之為有常也。愚意難者。其人之難也。非謂難名也。孔注謬矣。

子釣而不綱章

皇侃曰：釣者。一竿屬。一鉤而取魚也。綱者。作大綱。橫遮於廣水。而羅列多鉤而取魚也。又云：繳繩也。以小繩係鉤。而羅列屬著大繩也。又云：解繳射者。多家。一云：古人以細繩係丸而彈。謂為繳射也。一

論語古訓外傳 卷第七 十一
云取一杖長一二尺許以長繩係此杖而橫颺以取鳥謂為繳射也鄭玄注周禮司弓矢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詩云弋鳧與鴈司弓矢又云田弋充籠箠矢共矰矢注云籠竹箠也矰矢不在箠者為其相繞亂將用乃共之也侃案鄭意則繳射是細繩係箭而射也邢昺曰夫子雖為弋射但晝日為之不夜射栖鳥也為其欺暗必中且驚衆也又曰繳即線也釣謂鉤也謂以一竹竿用線繫鉤而取魚也羅細網也謂以繩為大網用網以屬著此網施之水中橫絕流以取魚舉網則提其網也

朱熹曰網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純按此章古注文句交互邢昺正之是也今從之又按荻先生以此章網字當作羅網之網字似而誤耳如此則文義甚明而諸家之說皆為無用之辯矣惟不知先儒何故無有此說而陸氏釋文明云網音剛此大可怪故荻先生之說雖極明暢未易從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不知者不知義也作作事也事必有義知其義而後其事可作書云以義制事是故君子作事可法

若不知而作之。則其事何足法哉。夫子所以無是也。包咸云。時人多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也。非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是則知所擇者也。述者之屬也。多見而識之。則其次也。上云多聞。下云多見。互文耳。

互鄉難與言章

釋文云。難與言絕句。是也。鄭玄及朱熹所解皆然。獨邢疏引琳公云。此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八字。通為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非是一鄉皆難與言也。此說異於諸家。未知是否。與其進也。朱

熹曰。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純按此章文理本順。非有錯簡。朱熹過矣。今當從古注不改。不保其往也。鄭玄云。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也。純按凡言保者。皆謂保後日之無變。鄭玄解往為去後。是也。邢昺云。去後之行者。謂往前行。今已過去。朱熹以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二說皆謬。夫謂之保者。豈保前日所為之謂哉。且聞保其善。未聞保其惡。詳字義可見矣。朱熹則不識字義也。

子曰仁遠乎哉章

遠乎哉。言不遠也。所謂為仁由己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人而不仁。孟軻所謂不為也。非不能也。

陳司敗問章

釋文曰。敗如字。鄭以司敗為人名。齊大夫。此與孔注異。未知是否。吳棫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或問昭公不知禮。而孔子以為知禮。不其謬乎。純曰。禮有大小。昭公縱不知大禮。豈併與小禮不知之哉。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昭公雖不肖。其未必一無所知。故知夫子之對

非謬也。揖巫馬期而進之。釋文。揖伊入反。說文云。攘也。一云。手著臂曰揖。純謂揖拱手也。進前也。司敗揖巫馬期。使其近前就己也。為同姓。陸氏讀為于偽反。朱氏如字。言是為同姓也。陸氏義長。謂之吳孟子。孔安國云。當稱吳姬。純按古者女子以字配姓。此當稱孟姬。不應稱其國。孔注誤。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舊讀以丘也幸絕句。按應劭風俗通序云。孔子稱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是幸字連下句讀。今當從之。周書王佩解云。不幸在不聞其過。福在受諫。夫子所以為幸。蓋有所本云。

史記弟子傳曰。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孔安國曰。諱國惡。禮也。聖人智深道弘。故受以為過也。諱國惡。禮也。僖元年左傳文。

子與人歌而善章

與人歌者。將與人共歌也。善者。其人歌之善也。反。朱熹云。復也。復與覆通。蓋人初歌一遍。夫子慎聽之。未敢和之。禮也。其歌果善。則必使其覆之。而後敢和之也。覆者。從首更歌一遍也。和者。和其聲也。此蓋古者聽歌學歌之禮也。蔡清云。反之。彼獨歌也。和之。我自歌也。此說非也。初既聽彼獨歌一遍。

必使反之者。欲和之也。焉有謂自歌為和者哉。蔡清蓋以和如後世詩人。和人詩。殊不知後世詩人所謂和者。古人所謂答賦也。古人所謂和者。以己聲和人之聲而共歌也。故謂之屬和。又謂之倚和。如絲竹之和人聲。故云和也。和去聲。戶臥反。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章

何晏曰。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也。朱熹曰。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方以智通雅曰。閔勉。閔免。僮勉。一也。轉為密勿。蠹沒。又轉為侷莫。文莫。

晉書樂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為文莫莫之聲又轉為務又轉為楸黽之聲轉為督故爾雅曰茂勉也務督強也純按文莫何注朱注皆未為得之要皆臆說也已方以智以轉聲言之最有憑據樂肇之說又足徵也揚雄方言云侷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侷莫文莫即侷莫也方以智以為自閔勉轉者指此也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君子之所以成德非勉強不可詩云亶亶文王令聞不已毛傳云亶亶勉也文王尚勉况後之君子乎故夫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言與人同也宋儒謂孔子聖人於事無所勉強豈知道者哉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也君子百行皆有其道道者禮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必躬行之豈易得乎故孔子自言如此非特自謙以勉人蓋其心實未嘗謂得之宋儒概謂之謙辭謬哉

子曰若聖與仁章

孔安國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也純按聖者作者之稱夫子之不敢也宜矣仁乃凡百君子之志志夫子何不敢焉蓋孔子言仁必以事功言觀論語中論仁諸章可見矣夫子平日不敢輕與人仁

其敢輕自許乎。夫君子雖有仁心，苟不行其事，何以見仁之功。苟不見仁之功，則不敢輕稱其仁。他人既然，孔子獨不然乎。此夫子之所以不敢也。豈徒謙云爾哉。朱熹專以心德解之，所以不通也。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此二者，夫子所自許也。故嘗亟言之，為之者，為先王之道也。誨人者，以先王之道，誨人也。朱熹專以仁聖為說，非也。夫子常言，豈唯仁聖哉。且聖豈可為哉。正唯，荻先生讀二字為句。曰：正唯，猶今俗言正是也。此說得之。按樂記：孔子曰：唯丘之聞諸長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唯字正如此處。唯字又秦越人八十一難。每難輒答之曰：然。亦如樂記唯字。先生之說，益有所徵。子華所云：正唯，信孔子自言不厭不倦也。故其下遂言曰：弟子不能學也。言門人不能如夫子之不厭不倦也。若謂門人不能學仁聖，則大非矣。

子疾病章

陸本無病字。釋文曰：一本云子疾病。皇本同。鄭本無病字。案集解於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純按子罕篇云：子疾病，包咸注云：疾甚曰病。若此章本有病字，則注家當於此解病字。今此病字無

解而獨於子罕解之。則此病字衍文明矣。陸說是也。注疏及朱氏本皆有病字。非也。子路請禱。包咸曰。禱。禱請於鬼神也。朱熹曰。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有諸。周生烈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也。朱熹曰。有諸。問有此理否。純謂孔子所云有諸者。問有此禮否也。生烈以為此事。非也。熹以為此理。最非。有之。孔安國曰。子路失指也。純謂孔子知禮而云有諸。則無此禮可知也。子路對曰。有之。遂引誄辭以為證。則過矣。故云失指也。朱熹云。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

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此說得之。誄之所稱。乃臣子之禱。如武王疾而周公禱于三王是也。若請於病者而禱。則是病者自禱也。焉有君子而自禱請於鬼神乎。是可以知無其禮也。子路以為有之。豈不過乎。誄。孔安國云。禱篇名也。朱熹曰。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純按說文。譌。譌。誄三字同音。力軌切。譌。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論語云。譌曰。禱爾于上下神祇。从言。疊省聲。或不省作譌。誄。謚也。从言。耒聲。韻會。譌字注。徐曰。按尚書金縢之辭是也。誄字。注云。廣韻。誄。壘也。壘。述前人

論語古訓外傳 卷第七
之功德。周禮。犬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
曰誄。注。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為其辭也。
周禮。小史掌卿大夫之喪。讀誄。檀弓云。魯莊公及
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卜國死之。公曰。非其罪也。
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詩定之方中注。喪紀
能誄。字書所解如此。左氏傳記孔子卒而哀公誄
之。文選序云。美終則誄發。呂延濟曰。誄。累也。有功
業而終者。累其功而記之。此亦與韻會誄字注合。
孔注以為禱篇者。蓋以本文所引有禱爾之言。不
見誄死者之意。且金縢篇辭似之故也。然犬祝作

六辭。五曰禱。六曰誄。是則禱自禱。誄自誄。不可混
同。故今定以誄為誄死者之誄。則當從朱注為是。
禱爾于上下神祇。爾汝也。指所為禱之人。丘
之禱久矣。久。謂非一日。春秋傳云。國之大事。在祀
與戎。禮記云。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夫祀。國之大事也。禱祠祭祀。必以禮者。君子之所
以敬鬼神也。唯君子為能敬鬼神。是以鬼神降之
福。祭統云。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夫君子祭則受
福。不為求福而祭也。詩云。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若
祭以求福。是回也。孔子平日未嘗不禱。特不求福

耳。夫苟有禱，故曰丘之禱久矣。自孔安國以素行合於神明為禱。宋儒率言不禱之禱，皆非也。若夫子初未嘗禱，而曰丘之禱久矣，是欺人也。安有君子而欺人乎。

子曰奢則不孫章

晁說之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純謂以禮言之，奢則逾制，儉則不及，奢必至不孫，儉雖美德，甚則固矣。固與不孫均為不善。然儉而固，可醜而已，不若奢而不孫之為可惡。故曰與其不孫也，寧固。顏氏家訓曰：古人云：膏粱難整，以其為驕奢自足，不

能剋勵也。

音辭

亦言奢而不孫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章

朱注：坦，平也。純按：平，謂安穩也。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安土樂天，隨其所居，心常安穩，故云坦也。小人不然，富則憂其財，貧則憂其窮，隨其所居，心常憂懼，故云長戚戚。

子溫而厲章

釋文曰：一本作子曰厲作例。皇本作君子。案此章說孔子德行，依此文為是也。純謂陸說得之。集解無解。朱注云：厲，嚴肅也。熹以厲為容貌之厲，非也。

論語

卷之八

三十一

論語古訓外傳
溫言其色厲言其聲夫氣熱則不可近寒則不可當不寒不熱如湯之溫唯君子之色為然人聲有雌雄雄而厲為丈夫之聲故子夏曰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彼言君子之聲色即此章溫而厲也熹專以容貌言以為既溫又厲殊不知溫之與厲正相反豈可並行哉其謬審矣威而不猛威者可畏而不可狎也猛如猛獸之猛所謂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君子之威也而不害於人所謂廉而不劌者如是故曰威而不猛恭而安在容曰恭非矜持之恭故安此章言夫子之

德發於聲色容貌者如此當時門人記其所見不必問其人程子以為曾子之言非也孔門諸子苟親炙夫子者皆宜見而知之何獨曾子能之哉

論語古訓外傳卷第七 終

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禮。不祭之以禮。三讓也。繆協云。太伯三讓之所為者。季歷文武三人。而王道成。是三以天下讓也。純按鄭玄以下諸說。俱得章旨。三讓。皇疏載范甯二說。後說本鄭玄。而以禮為據。荻先生善之。朱熹以三讓為固讓。誤矣。固讓者。再讓也。古人辭讓。以三為節。一辭為禮。辭。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辭。朱熹亦言之。見大全小注。集注固字當作終。宋儒又以泰伯之讓為讓。殷非也。當是時。殷尚為天子。泰伯何以讓之。荻先生云。泰伯之讓。天下治亂係之。非特一國一家之讓。故云以天下讓。此說得之。吳越春秋曰。古公病將卒。命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讓。此野人之語也。吳越春秋。漢人所著。故其說有可疑者也。蓋泰伯見季歷有子昌。而知其聰明聖智。必能安天下。故已與仲雍避之。是乃以蒼生為憂者也。仁莫大焉。故夫子以至德稱之。古注朱注皆以民無得而稱焉為至德。恐未必然。民無得而稱焉。釋文云。得本亦作德。純謂德字是也。聲之誤也。季氏篇亦有此詞。而作德字。盖上有無字。下有焉字。言民於

論語古言夕傳 卷第八
泰伯無德之可稱焉也。若言民不得稱之，則當云民不得而稱之，以文法言之，不得不然。故今定以德字為是。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章

憊，畏懼之貌也。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也。古注無姓名，筆解有王曰二字，絞，絞刺也。皇本上有馬融曰三字，注疏無融字，筆解亦作王曰未詳。孰是。皇侃曰：直若有禮，則自行不邪曲。若不得禮，對面說刺他人之非，必致怨恨也。朱熹曰：絞，急切也。蔡清曰：勞，所謂病于夏畦也。憊，所謂畏首畏尾也。

也。亂，所謂犯上作亂也。絞，如證父攘羊是也。純，按此章言人不可以無禮。夫恭慎勇直皆美德，而無禮則有勞憊亂絞之弊焉。况不德且無禮乎。邢疏：亂，謂逆惡。逆惡字見周禮地官師氏：君子篤於親，邢昺曰：君子，人君也。朱熹曰：君子，謂在上之人也。純，謂包咸以親為親屬是也。親，謂內外所親，不專指父母也。興於仁者，興起為仁也。

曾子有疾章

古者刑不生大夫，是以君子罕有被刑者。自世衰道微，而國有濫刑，雖大夫君子，或不得免焉。於斯

之時。君子生平唯刑是懼。故孝經曰。身體髮膚。受諸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毀傷。謂被刑也。曾子孝子。其平日以此戒慎恐懼。如小旻詩云。未嘗怠慢。今疾將死。乃自知免。於是合門弟子啓衾視其手足。所以見其四體無恙也。古人所謂得保首領。以沒於地者。曾子有焉。說者類以毀傷謂過失之傷。非也。孔安國孝經傳以為刑傷。乃古訓也。王充論衡亦云。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曾子言。朱注言。自言也。純按孟敬子問之者。問疾

也。曾子言者。故為敬子言。非答其問也。鳥之將死。皇疏。李克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慎終始。在困不撓也。禽獸之將死。不遑擇音。唯吐窘急之聲耳。人若將死而不思令終之言。唯哀懼而已者。何以別於禽獸乎。是以君子之將終。必存正道。不忘格言。臨死易箦。困不違禮。辯論三德。大加明訓。斯可謂善言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敬子大夫也。故曾子告之以君子之道也。道固多端。然大夫之事。莫大於會盟。此三者。乃會盟之要。苟為御大夫而能此三者。則可以不辱其身。不恥其國。而

免於罪戾矣。若夫籩豆之事，乃有司之所職。縱有過，非君子之恥。何足以為意乎？朱注以此三者為凡百君子平常之事，非也。籩豆之事，豈恒有之哉？遠暴慢，近信，遠鄙倍。古注以為人之暴慢，人之信，人之鄙倍，是也。朱注以為己之暴慢，己之信，己之鄙倍，非也。說苑曰：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修禮以仁義，則

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修文篇純按說苑所記，即論語此章之事。而辭指不同。且以孟敬子為孟儀，亦傳說之異耳。今亦不取。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

己能之而問於不能者，此以藝事言。多寡以聞識言。有若無言，在己無所挾，實若虛言，與人無所拒校。包咸云：報也。朱熹云：計校也。包說蓋古訓也。荻先生云：朱注是也。昔者吾友馬融知其為顏淵者，以上文所稱，非顏淵不能。且曾子之詞曰：昔者

吾友明謂亡友也。曾子亡友誰如顏淵者。故馬融以為顏淵而朱熹亦是之。其實馬融亦臆度耳。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古注奪者不可傾奪也。純按奪上當有不可二字。不然下衍不可二字。皇疏繆協曰夫能託六尺於其臣寄顧命於其下而我無貳心彼無貳節授任而不失人受任而不可奪故齊心同手君子之道審契而要終者也。非君子之人與君子者孰能要其終而均其致乎。邢昺曰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者言能此已上之事可以謂之君子人與與者疑

而未定之辭。審而察之能此上事者可謂君子無復疑也。故又云君子人也。朱熹曰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荻先生曰諸說皆非也。仲尼燕居云古之人與古之人也與之與也。喚應與此同法。非乍疑乍決與如歸與之與歎辭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包咸曰弘大也。毅強而能決斷也。朱熹曰弘寬廣也。毅強忍也。純謂包說是也。朱熹又曰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此說非也。夫惟弘毅是

以能負重任。致遠路。當如包說。本文初不以弘毅分配任重與道遠也。程氏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此與包義同。集注乃實諸圈外。何也。仁以為己任。仁者安民之事。故其任重。朱熹以為人心之全德。非也。人心之全德。豈謂之重任哉。死而後已。亦以為仁言。

子曰興於詩章

包咸曰。興起也。朱注依之。純謂興者。如寢者之興。如坐者之起。莊周曰。詩以道志。夫詩三百篇。而天下之人情盡焉。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况於人乎。是

故歌詠者。聽聞者。苟得其意。莫不興起。此詩之所以有益於人也。朱熹必以善惡邪正為說。非也。詩豈有善惡邪正哉。立於禮。立即如有所立。卓爾之立。禮者。先王所制。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已。非此無以立。是故禮者。人之所以立也。他日夫子又曰。不知禮。無以立也。成於樂。成謂德之成也。樂者。樂也。人之所樂也。人心樂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是故聖人以之善民心。以之移風易俗。樂者。君子之所以治心而養性也。心治性養而德成焉。此謂成於樂。包咸云。樂者。所以成性也。蓋性。德之質也。

論語精義 卷第八
德以性殊。故成德。斯成性。按此章言古者君子之學。其序如是。乃夫子之所以教人也。朱熹集注。圈外以小學大學為說。乃其家言。非古訓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章

由之。由斯道行也。知之。知其義也。道者。先王之所。以導民也。義者。道中之義也。言君子之於民。特可。使其由斯道行而已。不可使之知其義也。古注。由。用也。非也。朱注。以由之為由。是理。以不可為不能。亦非也。道實理虛。君子導民。焉用虛為。不可與不能。字義不同。何得相換。程頤云。聖人設教。非不欲

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此說尤非。夫天下之人。有君子焉。有小人焉。有君子。可以治民。有民。可以養君子。其必一君子。可以治衆民。然後天下治。若使天下之人。人家喻戶曉。而民咸為君子。是天下無民也。無民。非國也。其君子亦且無所使。若然者。何以為國乎。故知非聖人。欲人家喻戶曉。而不能使之知。以其決無是理。且義亦不可也。故雖堯舜之世。民自民矣。非上之人。不能喻之。亦非可教而弗教。如秦人愚黔首。然以其不可。故也。然其間有能出類拔萃者。乃其人天

性特異不待教令而知之者實千百人中一人而已。孟子云人皆可以為堯舜。此無稽之言也。釋氏云人人作佛。宋儒依孟氏。倣釋氏。皆言聖人可為。遂因之以解此章。焉得不謬乎。

子曰好勇疾貧章

人而不仁。孔安國曰疾惡太甚。亦使其為亂也。注疏以此注為包氏。今從皇本。朱熹曰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純按二者皆亂也。一是自作亂。一是使人作亂。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孔安國曰周公者周公旦也。邢昺曰以春秋之世。別有周公。此孔子極言其才美而云周公。恐與彼相嫌。故注者明之。胡炳文曰本文如字。使字皆假設之辭。大純按驕亢也。以位自高也。吝吝嗇也。吝於施與也。言人若有才之美如周公。而其或驕亢。或吝嗇。則其餘行事皆不足觀也已矣。蓋驕亢則君子不至。吝嗇則小人不附。二者非為人上之道也。此菽先生之說。發明章旨。古今諸儒所不及也。又按此章大意。言為人之上。不可驕吝。觀如有二字可見矣。說者乃以為論周公。謬哉。

子曰三年章

舊讀三年學為句。荻先生讀三年絕句。學字帶下。是也。至猶及也。穀。孔安國云。善也。鄭玄孫綽皆云。祿也。見釋文。鄭孫為是。朱注依之。穀讀如字。是也。釋文。公豆反。今不取也。蓋言人苟志於道。若能三年之內。所學不及於穀祿者。善士也。不可多得也。朱熹曰。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純按朱注亦略通。惟其意以學者不當求祿。則非古訓也。夫祿者。仕者之俸也。學而不仕。則無以行其道。故曰。學而優則仕。仕斯有祿。夫

古人必欲仕。士而求祿。豈不可哉。子張之問是已。特學未優而仕為不可耳。漆雕開之答是已。若徒以不仕為高者。後世隱逸之流。非古人之道也。宋儒為得知之。

子曰篤信好學章

篤猶深也。篤信者。深信古道也。夫人之於道也。但信而不學。則無益於己。但學而不信。則無得於道。篤信好學。可謂君子人也。荻先生云。篤信好學。即所謂信而好古也。邢昺以篤信為厚於誠信。朱熹解篤字。以厚而力。皆非也。守死善道者。守死於

善道也。善道謂古道也。邢昺云守節至死不離善道也。邢意以四字為一事是也。朱熹以守死與善道分為兩事而讀善為活字非也。夫道先王之道也。後之人豈得善之乎。苟可善之則亦可惡之。可善可惡豈先王之道哉。是可以知其說之非也。

子曰不在其位章

位謂朝廷之位。謀謀議也。又謀為也。其政者其官政事也。蓋大夫士在朝各有其位。故苟謀議其政當於其位也。曲禮曰公事不私議。若不在其位而謀其政是私議也。故君子慎焉。孔安國曰欲各專

一於其職也。安國意謂君子不越職謀人之政也。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此乃孔注所云之事也。愚謂孔說似通。然如其說則本文兩其字皆為指他人。竊詳文勢恐不得然。余惟兩其字指己身。於文理為宜。故不取孔注也。宋儒則以為不仕者不得議國政。及下不得謀上。皆非也。果如其說則本文當云無位者不謀政。今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如宋儒說則不在字及兩其字意義皆差。為失文理。讀者但當詳本文則得其旨焉。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章

此夫子歎美師摯之善樂也。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八字一句。始始之也。如孟子始條理之始。舊讀師摯之始為句。乃不成語也。荻先生云。亂者樂之初起也。此說甚奇。先儒所不及也。蓋後世之樂有亂聲。在樂之始。衆管亂奏。故謂之亂。恐古樂亦有之。其亂在關雎之始。故曰關雎之亂。關雎風始也。故史記云。關雎之亂以為風始。太史公之言。蓋得其實。鄭玄云。始猶首也。此解是也。惟其下云。周道既衰。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

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乎盈耳哉。聽而美之。則始之義差。故不取也。朱熹云。亂樂之卒章也。此臆解也。自楚辭有亂。後世賦亦有之。皆在篇末。熹不識樂。雖引史記。而不能以亂始二字。與此章始亂相證。徒見辭賦之亂。以為關雎之亂。亦猶是也。遂為此解。可謂妄矣。夫樂豈有篇章哉。洋洋乎盈耳哉。朱注。洋洋。美盛意是也。以後世之樂言之。衆管亂奏。其聲甚盛。摯樂工之善者。當時主始關雎之亂。其聲之盛。為何如哉。宜其洋洋盈耳也。

子曰狂而不直章

孔安國曰。侗未成器之人也。包咸曰。慳慳。慳也。皇侃曰。慳慳。謂野慳也。朱熹曰。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慳慳無能貌。純按諸說皆通。侗蓋童蒙無知之貌。揚子所謂慳。侗顛蒙亦即此字。釋文云。侗音通。又勅動反。玉篇音同。蓋侗字自有三音。其義無異。讀者乃以論語侗音通。揚子侗音同。可謂泥矣。鄭玄云。愿善也。見釋文。今不取也。荻先生曰。顧命曰。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孔安國訓。穉。揚子法言。慳侗顛蒙。莊子。侗乎其無識。山木篇朱注。以慳慳為無能。分侗與慳而二之。無据矣。蘇軾

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子曰。學如不及。章。

如不及者。言學者當敏以求之。孜孜汲汲。夜以繼日。如涉大水之欲濟然。夫能如是。猶恐失之。可不勉乎。失之者。未有所得而失之也。

子曰。巍巍乎章。

何晏曰。美舜禹言。己不與求天下而得之也。巍巍。高大之稱也。皇疏。江熙曰。舜禹受禪。有天下之極。

本注昔上石在
字

故樂盡其善歎不與並時。蓋感道契音而理屈當
今也。朱熹曰：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
其不以位為樂也。純按何注及江熙之說，皆以孔
子贊美舜禹之有天下，其德高大巍巍，而因自恨
不與於其事也。然則巍巍乎三字，為止贊舜禹之
有天下。竊詳本文，巍巍乎三字，贊舜禹之有天下，
而其心不與於富貴也。蓋舜禹受禪而有天下，不
當有之而有之。若在常人，則將不勝其充訕。乃舜
禹則其心不與於富貴之樂，是以其德日益高大，
巍巍焉。此舜禹之所不可及，而夫子之所以特贊

之也。不然，德為聖人，貴為天子，而巍巍乎高大者，
寧惟舜禹，而孔子特贊之耶？故此章之義，當以朱
注為是。荻先生云：不與，謂忘己之有天下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章

發首一句七字，總贊堯之為君，其德至大。其下三
句十九字，言所以為大。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唯
者，無比類之辭。孔安國云：則，法也。朱熹云：則，猶準
也。孔注是也。繫辭曰：易與天地準。朱注所本也。於
堯不可言準天，故非也。家語五帝德篇：宰我曰：請
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

論語古訓外傳
卷第八
十一
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此堯之則天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包咸曰。蕩蕩。廣遠之稱也。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韓愈曰。堯仁如天。不可名狀。其高遠。非不識其名也。純謂筆解是也。然皇本包氏注。一作民無能識名。無其焉二字。則名字為名狀之義矣。魏巍乎其有成功也。自伏羲燧人以來。迄于堯。列聖迭興。其所制作。利用厚生之事。大略已備。獨正德一事。未有其作。於是堯之所以舉舜。舜之所以命九官。皆為正德一事也。是事已成。則與利用厚生。共為三事。三事已治。而生

民之道全矣。此堯之功。夫子所以稱之也。煥乎其有文章。文章。謂禮樂也。春秋繁露曰。孔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則之者。大也。魏巍乎其有成功也。言其尊大以成功也。奏本篇

舜有臣五人章

金履祥曰。禹為司空。平水土。稷名棄。為后稷。教民稼穡。民是以不飢。契為司徒。民是以有教化。皋陶為士師。民是以不犯。伯益為虞官。掌山澤。是以鳥獸魚鼈。民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而惡物不為民害。太予有亂臣十人。此周書泰誓之辭也。孔

安國尚書傳解亂臣為治理之臣。馬融云。亂治也。邢昺云。亂治也。釋詁文。朱注。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金履祥曰。古文尚書。德惟亂。否德亂。二字正與集注合。亂字從爪從系從乚。取以手理系而有條理也。後人亂字加乚。與亂字相似。故遂誤以亂為亂。字書家以箇訓治。其加乚者為煩亂。與古文不合。當以亂訓治。而箇為煩亂。乃通。義純按一說。亂之為治。亦猶糞之為掃。特之為匹也。古人言語自有此類。未必亂字之誤也。不然。爾雅何有亂治也之文。又按釋文云。予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

人。非。王應麟困學紀聞云。釋文。予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婦人。蓋邑姜也。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文母。陳櫟曰。此馬融說。文德之母。文王妃太姒也。雖詩曰。亦右文母。唐虞之際。於斯為盛。孔安國謂周為盛。朱熹謂唐虞為盛。竊詳文理。朱注為是。蓋唐虞之際。賢才不止五人。如舜典所記。垂為共工。伯夷為秩宗。夔為典樂。龍為納言。與所謂五人者共九人。任九官。更有四岳一人。及十二牧。雖不言其人。夫豈不賢而居是職哉。故帝曰。咨汝二

論語古訓外傳 卷第...
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由此觀之。唐虞人才之多。為盛於周。周之亂。臣十人。而其一人則婦人。其餘賢才止九人。以文武之德。而其所得人才。屢如是。則古語所謂才難者。豈不信然哉。

三分天下有其二章

此章舊與上章合為一章。朱注。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純詳文理。不與上章相接。或說是也。故今定為別章。韓獻子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見襄四年左傳。彼但云叛國。不分州地。此云三分天下有其二。

蓋大略之言耳。朱熹所云。恐未必然。至德。范祖禹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章

閒然之解。朱注為是。孔安國云。孔子推禹功之盛。言己不能復閒。則其閒也。恐未必然。蓋閒字有非義。見方言。先進篇。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解為非閒。是也。然猶焉也。楊時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閒然之有。荻先生曰。致

言言一
孝乎鬼神敬祖先也。致美乎黻冕。敬聖人也。盡力乎溝洫。敬民也。

論語古訓外傳卷第八 終

而別其
子曰禹吾
閭然之
言也
善其
言也
子曰禹
而別其
子曰禹
閭然之
言也
善其
言也
子曰禹
而別其

